看世界

航道连着粮价

袁勇

近期，国际谷物价格明显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上涨17.2%。小麦、玉米和大米的国际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产区的天气和收成、库存水平、消费需求、能源价格以及贸易政策，都会影响市场。而在粮食跨境流通日益普遍的今天，航运对粮[illegible]，不见得是适合[illegible]。[illegible]土地广、产量大，收成除了满足本地消费，还能出口；有的地区人口密集，或者受水土、气候条件限制，需要进口补充供应。

根据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天的谷物贸易量约为140万吨。内河驳船、铁路、港口和远洋货轮，共同构成了一张全球粮食运输网络。了解这张网络如何运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远方航道上的风浪或战火会影响餐桌上的粮食价格。

沿着全球贸易流向，可以看到几条重要的海上通道：黑海港口出口的粮食，经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运往亚洲、东非部分市场的货物，可能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和曼德海峡；美国中部粮食可以通过内河、铁路集运至墨西哥湾港口，再经巴拿马运河运往东亚；从巴西桑托斯等大西洋沿岸港口运往东亚的粮食和大豆，则经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平时，这些路线很少进入普通人的视线。可一旦某个关键节点受阻，影响就会顺着船期、合同和账单，逐步传至生产者和消费者，让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

运输问题究竟是怎样转化为价格变化的？

最直接的一项成本，是运费。

进口商买粮，不仅要看粮食在出口港卖多少钱，更得看拿到手要花多少钱。粗略算下来，到岸价格由离岸价格、海运费和保险费构成；粮食抵港后，还可能产生装卸、仓储和境内运输等费用。航线受阻，船舶可能需要绕行；港口拥堵，船舶就要等待；航行风险增加，保险费也可能上升。这些开支，都会增加粮食运抵消费地的成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黑海地区的贸易物流受到严重冲击。乌克兰粮食需要寻找替代出口路线，一些买家也被迫转向更远的供应地。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当年2月至5月，谷物等干散货的运输价格上涨近60%。该机构当时估算，谷物价格与运费共同上涨，使全球消费者食品价格提高近4%。

运输受阻带来的另一笔成本，是时间。从2023年底至今，红海航运屡遭袭击，一些原本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舶只得改道好望角。航程拉长，增加的不只是燃油开支，还有船员工资、租船费等成本。

对等待粮食的人来说，延误还可能带来额外的采购压力。假设一家面粉厂的库存只够再用两周，原定下周抵港的小麦却要推迟一个月。为了维持生产，工厂可能需要紧急采购现货，或者临时更换供应商。交货时间越紧，选择往往越少，采购价格也就越高。对这家面粉厂来说，到了这个份上，全球全年产了多少粮食已变得没那么重要，真正要紧的问题只有一个：未来两周，哪里有能及时送到的小麦？

然而，消费地粮价上涨，未必意味着种粮的人能多赚钱。2023年8月，美联社报道了乌克兰农民维克托·茨维克的困境。他当月收获了4800吨小麦，产量比上年增加20%，但怎么卖出去却着实让人发愁。过去，他的收成中多达九成经敖德萨港出口。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后，高昂的物流成本让粮食外运变得困难，丰收也难以让他安心。

这正是运输受阻期间经常出现的反差：消费地买得更贵，产地却卖不上价。粮食运不出去，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仓储需要费用，下一季播种需要现金，农民只得降价出售。而另一端的进口商，却可能因为到货减少、补货困难，付出更高的采购价格。

此外，航道对粮价的影响，还会通过能源和化肥传导。拖拉机需要柴油，粮食烘干和加工需要能源，氮肥生产则与天然气供应密切相关。因此，一条航道即使没有直接阻挡粮船，也可能通过影响石油、天然气和化肥运输，推高农业生产成本。

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这样的节点。2026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这里承载着约四分之一的全球海运石油贸易，以及约三分之一的全球海运化肥贸易。

不过，国际报价上涨，并不意味着家门口的米面就会同步上调相同比例，因为各国产量、粮食储备、汇率、补贴政策和市场竞争，都会影响价格传导。有的国家可以动用库存，有的可以调整采购来源；进口依赖程度高、财政和外汇能力有限的国家，往往承受更大压力。

全球贸易让各国能够分享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也让局部冲突和运输中断的影响沿贸易网络向外扩散。航运畅通，出口地区才能更顺利地获得市场，进口地区才能更稳定地获得供应；关键通道受阻，成本则可能由农民、运输企业、进口商和消费者共同承担。

从航道到餐桌，隔着的不只是数千公里海路，黑海的一粒小麦、东非的一块面包、南美的一袋大豆，都拴在同一根绳上，发生着联系。



美国肯德基将与百事分手

董立斌

炸鸡配可乐——这大概是美国快餐史上最经典也最深入人心的画面之一了。如今，这场联姻正迎来一个轰动的转折点。

不久前，肯德基正式宣布，将在全美门店逐步弃用百事可乐，转用可口可乐，从而终结这段持续40年的饮料供应合作。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肯德基将从2027年1月起，在美国约3700家门店启动饮料品牌的切换，预计在当年春季完成全面过渡。这意味着，当顾客在下一个春天再次推开那扇印着山德士上校（肯德基品牌创始人，舆论多称其为“肯塔基上校”）笑脸的店门时，怕是很难见到那个红蓝双色的圆形徽章了。

这场告别，其实早有伏笔。

百事与肯德基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86年。那一年，百事公司收购肯德基，炸鸡和百事成了“一家人”。尽管1997年百事已将肯德基业务分拆，成立了后来的百胜餐饮集团，但凭借延续下来的供应协议与商业惯性，肯德基美国门店的饮料供应，仍长期由百事占据。

而这一次，肯德基决心跳出“老东家”的怀抱，去拥抱“老对手”。

在肯德基美国总裁凯瑟琳·谭-吉莱斯皮看来，这绝不只是“换一种饮料”那么简单。她在声明中说：“我非常激动能让肯德基与可口可乐走到一起，这是两个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经典原创品牌’。这段合作远不止杯中装的是什么，它是推动肯德基进化、为顾客创造更好体验的又一尝试。”

可口可乐一方同样热情高涨。可口可乐餐饮与现场服务总裁达格玛·博格斯表示，将肯德基标志性的美食风味，与可口可乐丰富的饮料组合及创新能力相结合，将带来“让每一次光顾都更清爽”的绝佳体验。借助可口可乐的产品阵容，双方未来有望推出更多餐饮搭配与全新的饮品选项。

业界对此次“阵营转换”的评价也颇高，认为这并非肯德基“轻率的决定”，而是其重振美国业务的“一枚重要棋子”。餐饮行业媒体《餐厅跃迁》指出，这是肯德基这次“复兴行动”中最具分量的公开变动之一，这家曾经由汽水巨头一手扶植发展起来的品牌，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转身”。

华尔街同样乐于看到这一变动。消息公布当日，百胜集团收盘价为150.83美元，涨幅2.82%，可口可乐股价也微幅收涨。

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这场变动，让原本就压力不小的百事雪上加霜。据美国媒体消息，百事股价今年以来累计下跌约10.6%。在通胀压力下，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正把零食预算转向更便宜的自主品牌。就在上周，百事还下调了利润预期，并放出“以高度紧迫感削减成本”的消息。道明证券旗下投行TD Cowen分析师罗伯特·莫斯科在报告中更直言，零售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可口可乐在碳酸饮料市场的份额上升了约70个基点，而百事的份额则下滑了约130个基点。

更让百事焦虑的，是“倒戈”潮流本身。万豪国际已于今年早些时候从百事转投可口可乐，开市客的美食广场去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虽然赛百味在2024年反其道而行之，在约2万家门店弃售可口可乐独选百事，但这似乎难以阻挡可口可乐攻城略地的步伐。

不过，也有人认为，百事的境况其实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糟糕。据路透社报道，百事近期已续签了涵盖塔可钟以及肯德基海外门店的供应协议，百事饮料仍将继续出现在众多肯德基海外门店的菜单上。

也就是说，这出“汽水大战”的戏码，仍将在全球舞台继续上演。只是在美国，可口可乐那抹标志性的红色，即将回归肯德基门店。

国际

来稿邮箱 gjb@jjrbs.cn

从加

徐剑梅

美国本土与伊朗相距几万里，然而中期选举到来前夕，记者在与美国南部一些选民交谈时，却常常感到他们和伊朗之间似乎只隔着一张薄薄的加油小票。

近日，记者先后走访了亚拉巴马州小城佩恩堡、田纳西州中型城市查塔努加和全美人口规模排名第六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都会区。从佩恩堡的缺席投票办理处，到查塔努加晨雾里提前投票的选民，再到提前投票截止前亚特兰大投票站外绵延一两百米的选民队伍，中期选举的热度可见一斑。

美国中期选举通常以国内和地方议题为主，但今年，美伊战事和大范围关税通过油价、商品价格影响家庭开支，使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成为直接关系选民“钱袋子”的问题，也成为影响选民投票决定和投票热情的突出因素。外交政策与民生问题交织，尤其给共和党选情增添了压力。

查塔努加的36岁市民卡罗琳·格拉斯科克谈起美伊冲突，首先说到家里日常开销。她说，战事推高燃油价格，进一步带动食品、衣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她还认为关税伤害了美国经济，“我希望美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朋友、伙伴和合作者”。

51岁的独立选民香农·莱恩是网络安全专家，他告诉记者，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非常影响我的投票决定”。莱恩说，由于美国正在疏远过去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欧洲等地客户对美国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信任减弱，“我们能接到的国际客户业务正在减少”。他认为美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笨拙”，“几乎造成了近期所有国内问题”。他还质疑白宫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违反本国程序去轰炸别国，这让我反感”。

32岁的亚特兰大音乐家尼克·斯科菲尔德希望结束美伊冲突，他寄希望于民主党，期待民主党能在控制新一届国会后采取行动限制总统权力。“我希望（美国政府）以更合作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各国应努力合作，而不是发动战争或贸易战。”

刚投完票的大学生威廉·里斯向记者感慨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质量下降。他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我们在打一些不必打的仗，却没有处理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里斯说，他注意到身边一些共和党的朋友也不太支持政府当前的政策，“伊朗战事是他们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美国南部州保守主义政治传统浓厚。佐治亚州两党竞争近年异常胶着，亚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则长期是共和党优势明显的深红州。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在佩恩堡所在的迪卡尔布县得票率高达86.42%。尽管如此，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受到了当地选民对特朗普政府对伊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保留态度。

在佩恩堡一所学校工作的萨默·惠特洛克说，她不太关注政治，但“现在什么东西都贵。对美国而言，对伊朗的战争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迪卡尔布县法院大楼缺席投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托德·格里森以普通选民身份接受记者采访时，既从核安全和地区安全角度为特朗普政府对伊动武辩护，也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美伊冲突时反复摇摆感到困惑，“谈一阵、停一阵、再继续（打一阵）……这样，不会有人与你谈判”。格里森说，特朗普政府的伊朗决策不会改变他本人的投票选择，但可能会影响部分选民。至于对共和党选情的影响，他难以判断。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 叙 王一伊
美 编 夏 祎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jjrbs.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15 印完时间：4:15 印刷：